

萧军全集

第十卷·散文

第一辑 我的童年 / 1

第二辑 忆长春 / 109

第三辑 从临汾到延安 / 229



目 录

第一辑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初版前记	3
第一章 母亲	5
第二章 故乡	8
第三章 家族	10
第四章 乳娘	13
第五章 入学	16
第六章 继母们	29
第七章 叔叔们	36
第八章 姑母们	54
第九章 破产	67
第十章 流亡	70
第十一章 归来以后	80
第十二章 苦难的年代	94
第十三章 去长春	105

第二辑

忆长春

小引	111
----------	-----



江城诗话	129
哈尔滨之歌第一部曲(一九三八年春——一九二八年秋)	147
哈尔滨之歌第二部曲(一九三二年——一九三四年)	172
青岛怀踪录 并叙	180
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	183
在上海拉都路我们曾经住过的故址和三张画片	195
哈尔滨之歌第三部曲(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八年)	208
第四次回到了哈尔滨——为《哈尔滨日报》而写	225

第三辑

从临汾到延安

新版前言	231
侧 面	233
第一篇	
第一章 我留在临汾	234
第二章 照常地醒来	249
第三章 第一个会议	253
第四章 汾河也变得狭细了	256
第五章 刘村及其他	264
第六章 “知道吗？这是手榴弹……”	271
第七章 “共产主义的错误”	274
第八章 日本刀	278
第九章 第一号教授和“东北人”	282
第十章 “这些，怎么能背呢？”	292
第二篇	
第一章 走出临汾	306
第二章 一辆炮车坐在泥泞里	325
第三章 古城	327
第四章 盘道村的早餐	333
第五章 夹谷	335
第六章 清风崖的夜	352
第七章 乡宁	357



第八章	吉县	365
第三篇		
第一章	渡河	372
第二章	渡过黄河以后	391
第三章	延长城	406
第四章	延安城外	414

第一辑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初版前记

每个人全有他们的童年，每个人在生活中全有着自己的悲、欢、离、合，幸与不幸……因此每个人把自己的历史认真地写出来，全可能会成为一部感人的“杰作”！——我是这样认为的。

由于我是个文艺作家，已经有了几十年写作的历史，发表过若干篇文章和出版的著作，因此有些读者对于作者本人生活经历就想多知道一些，好参酌作品中的“真实性”，这是可以理解的。本来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他取用了任何题材，描写了任何人物和故事，从广义来说，它全要通过“自己”而再现的。不过，这种“再现”，它全要通过自己的咀嚼、消化而再现。蚕吃了桑叶，蜜蜂采了花蜜……它必要添加上“自己”的一些东西，才能够成为丝，成为蜜……

一个作家，他不能尽吐一种颜色的丝；或者尽酿一个味的蜜，因此他们的工作比蚕和蜂要复杂一些。蚕离开桑叶、蜂离开蜜源是否还能够吐丝或酿蜜？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个作家却比一条蚕，一只蜂……食源和蜜源……要广阔得多，因此他们的“成品”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才不致流于单调。

自从我正式从事写作工作以后，我就有意识地寻找“食源”和“蜜源”了：留心各样的事情，观察、研究每一个引起兴趣的人，——不管他们是美的和丑的；可爱和不可爱以至可憎与可恨的。那种仅是单纯的、“自在的”材料来源已经不满足了，就要进一步“自为的”要寻找能够寻找到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可以给予一位初学写作的人一个启示，不要以为有一点“自在的”生活材料，就能够挖掘一辈子“坐吃山空”，要不时地寻找新的来源，而且要能够掌握这新来源……

我的生活是比较复杂的，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已经是七十几个年头过去了。由满清末年到军阀割据，到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到国民党统治，以至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种各样的事，各种各样的



人,经历过,见过许多了,因此对任何事情的发生,任何人物的出现和转化,已经不再感到稀奇或惊讶。有些事和人全好像全似“古已有之”的样子,当然这决不是简单的“循环论”,一切事还是在进步着的,不过是比较慢一些罢了。

《我的童年》是我的生活过程中一部分,是由我的出生到十岁时期的一部分。也可说是由乡村到都市的一部分。从这一部分的生活中,也可看到我所处的社会——军阀割据社会中——的一角。在这一“角”的社会中,产生了我这样一个具体的“人”。

这《我的童年》原名为《我的生涯》,原来继续发表于一九四七——四八年在哈尔滨我所主办和主编的《文化报》上,已经是近乎四十年间的日月过去了。如今《北疆》又发表它,而且还要印成单行本,这是我意料以外的事。

我对于自己所写过的文章和书,总是把它们作为一个“过程”的产物而看待的,这《我的童年》也没例外。至于它们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从来不大想它们,也从来不想做任何人的“榜样”;同样我也不想“完全”学什么人。

我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做过一些具体的事——如此而已。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卅日夜
于北京团结湖



第一章 母 亲

母亲生下我七个月就死去了！她是被父亲一次残酷的鞭挞之后，吞食鸦片自杀而死的。听说她那时只有十九岁或者二十一岁。

“你长大干什么呀？”

“给妈妈报仇啊！”

“你知道你妈妈是怎样死的吗？”

“喝大烟死的。”

在我刚刚有了记忆，邻人们常常玩笑般的引逗我说。听了我的回答，他们和她们似乎有了某一种的满足，就要哈哈大笑一场。我不懂得那时候我的小小的心灵是痛苦？是悲哀？我也不知道“给妈妈报仇啊！”是什么人教给我的，还是自己想出来的？但终于被父亲听到了。一次，他把我扯到他的面前，眼睛是那样锋利而残酷地盯着我的脸说：

“这话是谁教给你的呀？”

“我自己！”

“以后再也不准这样说。再说，我就打死你这小坏种，你不是我的儿子！”

父亲真的当人宣布了他不喜欢我，他不稀罕我这儿子了。可是我并不为了他这恫吓而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如果有人问我：

“你长大干什么呀？”

“给妈妈报仇啊！”我依然是这般回答着。因为在我那时的观念中，不独“母亲”这两个字和意义对于我是无关的，“父亲”这两个字和意义对于我更是无关的。我愿意见到任何人，却不愿见到他，不管他对我是偶然的爱抚或亲近，我却永远惧恐和憎恶他。甚至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像由春天一下子跌进秋天，我要逃跑啊！我不愿见到他！永远也不愿见到他啊！那时候我唯一快乐的窝，是像一只小鸡雏似的永远跟随在祖母或祖父以及五姑姑的身旁。（我祝福这二老死去的灵



魂安定！我将来还愿回到故乡能见到五姑姑一面。）

妈妈长得什么样呢？我不知道。因为她并没有照相或画像留下来，只是偶尔从邻人或者和她有关的亲属以及姊妹行那里，听到一些零零碎碎关于她的描写：

“这孩子的眉毛和嘴有点像他妈，眼睛却不像了。他妈妈是一双长睫毛大眼睛，又黑又亮，眉毛和头发黑得像墨染过一样，这孩子的鼻子和眼睛却像他那丑爹。”

父亲是生有一双单眼皮近乎三角形棕色的小眼睛，一条直鼻子。我如今从镜子里看起来，自己也确实像父亲当我现在这般年龄时的样子了。只是我的眼尾比他吊些，颧骨比他高些，颊骨也比他扩大些，他是近乎三角形的脸，我则是长方形。

母亲太早的家族我不清楚，只知道是个官宦人家。她的祖父姓顾，外号“顾庆老爷”，曾做过前清时义州城的“四门提督”，如今义州城东大约还有她家的坟茔。我的外祖父曾读过书，做过“师爷”之类，后来得疯病死了，临终时会嘱咐过要把女儿嫁给平民人家，所以才能嫁到我们家。

记得，当我八九岁的时候，因为家里破产了，随着祖父逃债外乡，从蒙古回来，曾在外祖父家住了一夜。我的一个舅父还在，当时大约有三十多岁，身材不太高，如今我已记不清他的面貌，那时候他已经沦为小商人，做“货郎担”了。我也还记得那宏大的城堡似的院墙，庙宇似的房屋，但已经卖给了别人，他自己只留下三间小房住着。有一个高身材长得很美丽的续弦舅母，两个表姊妹，她们对我全很亲切。

早晨，舅父送我们启程，走了一里又一里，已经快接近义州城了，在一片有围墙的大坟场近旁他才停止住，从怀里掏出一串用红绳串着的铜钱来，交给祖父说：

“给孩子在路上买点什么吃罢！”他的声音哽咽住了。

“你妹妹留下的只有这条根了！”祖父指着骑在驴背上的我说。

“愿你们好好把他教养成人罢！”舅父开始哭了。

我和祖父已经走得很远，我回头看他还站在那里。后来祖父告诉我，那片坟场就是顾家的坟场。松柏树木虽然还很森严，垣墙却已经有些荒凉残破了。因此，我家虽然是平民，一般人却很以为有那样的外祖父家为骄傲。他们称赞我有好根源，将来必有一番发达。更是那位曾为我父母做媒的红眼边，我叫他做姨夫爷的杨广元，每次我到他家，总要把我外祖父的门阀和光荣给我述说一番，这使我全感到一种



羞惭，不愿到他家去了。可是我那瞎了眼睛的姨姥姥（她是我外祖母两姨姊妹），却真正关心我。每当我到她家去，总要把我叫到她身边，摸着我的脑袋，鼻子和眼睛。说着，由欢喜到流泪，说着妈妈的长相，脾气，家世，一直说到她的死。

“……那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日子啊！头一天晚间我们这里杀猪，请她来吃血肠，抱着你，欢欢喜喜地来了，谁知道第二天早晨就……就听到这凶讯啊！”她每次总要流泪一番，虽然她的眼泪并不很多。但她却从来对我父亲没有说过抱怨的话，对于我祖父和祖母以及家人，却有着不满，她认为他们太逼迫她。一直到我入了“军官学校”暑假回家去看她，她也还是那样摸着我的脑袋和眼睛……说着，哭着：

“如今你长大了啊；好好出息一番，也不枉你妈妈生你一场，——你为她上过坟了吗？”

“上过了。”

我虽然从小就不大相信鬼神，但是每次回家，我也还是要为妈妈烧一次纸钱。我也从来没有像姐姐在妈妈坟前那样痛哭过或流过一滴泪，只是感到一种空漠漠的哀愁，觉得自己在这人间是空旷而孤独的，和谁也没有关联。当我坐在坟边石头上，看着那由急速而渐渐缓慢燃烧着的纸箔，看着那轻轻飘飞去的灰片，我也曾幻想过“阴间”。也曾幻想过妈妈会从坟墓里笑着走出来，领着我回家去，从此，我也和其他的孩子们一样，有“妈妈”可叫了！

因为妈妈是“横死”的，她便不能葬入正式的祖坟。我们是村中的大族，坟场也是大的。它位置在村后一带山冈中间，没有高大成材的树木，除开一些黑色岩石而外，再就是生满荆条和灌木，在夏天它们就开放一些带有香味的紫色小花。

妈妈的坟，是被安置在祖坟场外边右前方一处小山丘上。因为死的季节是冬天，土地冻凝得像石头，刨掘不下去，加上石头又多，棺材再大……因此它就如浮丘在那里一般。家人们还等待我将来了“将军”，父亲死了，给他们并骨安葬，那时候，母亲的骨殖就可以进入祖坟，从此也不再被当做无主的“孤魂”在外面被欺侮游荡了。

母亲啊！在生前你被欺侮，死后也还要被歧视！我开始懂得这人间！一颗小小复仇的灵魂，它开始由柔软到坚硬，由暗晦到晶明，在我的血液中被滋养，被壮大起来了！——它一直陪我到今天。



第二章 故 乡

我的故乡并不美丽，只因为它曾经生养过我，有时还怀念它。

这是属于辽西省松岭山脉附近一所不算太小的山村。它约有二、三百户人家，名字叫下碾盘沟村。另外还有个上碾盘沟村，彼此距离有八里路。这村名的由来我不知道，也许这里曾经出过碾盘石，或者就以此而得名吧！它本身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历史或故事流传下来，大概和附近村庄的历史差不多，全是由关里山东、河南、直隶一带来的移民或被发配的罪犯们所开创起来的。我的祖先据说就是由山东移来，已经有了十三、四代的历史了。

有一条约占一里宽阔的大河床，东西贯穿着，这河床大部分是干空的，充满了各色圆滚滚的石子，或是被磨得很菲薄光滑的石片。平时只有一条约莫五丈宽，二尺深的小河经常在流着。水是清湛见底的，也有一些小鱼，在某一处崖角也能汇成一丈来深的小潭，供给孩子们夏天游泳，也能够淹死人。但是一当夏天有了连绵的大雨，这河流就要横行了，它不独要充满了整个的河床，而且还要侵进村庄，听祖母说我们过去的家就曾被这河水冲洗过一回，失去了所有的牲畜和东西。老人们是相信有河神的，他们认真地描写着当河水暴涨时候的情景：

“像千军万马在那里喊叫啊！到处是红灯，到处是戴红缨帽的人。神在喊叫着什么人的田地，什么人的房屋该冲不该冲的；果然啊！第二天一看，人们认为该冲的却什么也没动，认为冲不到的地方，却成了“河身”了啊……”

他们把鼃叫做河神，平常凡是河边有田地或有房屋的人，他们总要用石头叠成一座小庙，用木牌写着“河神之位”在供奉着。轻易是不喊“王八”这两个字眼儿的。

河床对岸是一带高低不一，连绵不尽的山岭，正对着村庄有一架



由若干小山丘拱叠成一座很端正像埃及的金字塔又像一尊趺坐着的弥勒佛泥胎似的大山。这山正中间有一条长长的沟谷一直伸长到河边，山上的雨水就由那条长谷里倾流到河里来，平时它也是干涸着的。

村庄，是位置在河这岸一带较低的山岭前边的平原上。从上边投视下来，它就像一具贴着地面灰色或绿色的大蝙蝠，两翅狭长而尖锐地伸展着，后身一直延长到山脚，村中的树木就像它的绒毛一样……

我的家正当这蝙蝠底头，它坐落在这全村最前面又是最中央，地势微微隆起。大门的方向正对着从前山伸下来的那条谷口，因此人们全说这是个不祥的地方，容易冲来灾祸的家宅，要出不祥的子弟……但我们家里的人却并不十分相信它。

“一福压百祸啊！”这是祖母常常用以回答人们好意或恶意的警告。她是相信神的力，但更相信人的力的人——祖母啊！你是第一个给我勇气和雄心以及向人生战斗力量的人啊！我永远怀念着你啊！



第三章 家 族

祖父的身材高大，像一个老年的英国人或是犹太人。他有一个拱起的大鼻子，脸色又很黑，也很爱钱，从来不大笑，也不随便发脾气，走路来的速度几乎永远是同一快慢，两只眼睛虽然不算小，可是那眼脸是厚而沉重的，永远下垂着，轻易不抬起来看一看任何人或任何事物。他给人的印象是沉静、自尊，无论什么时候全有着自己一定的主张。

祖母和祖父恰恰是一切相反的。她身材短小，热心肠，明快，勇敢，喜欢讲话，容易发善心，爱流泪……有时竟是显得喜怒无常和有些浅薄以及自负得使人难堪，近乎夸大狂。她具有着一幅端正、明净、宽大的前额，一条高而直的鼻子和一双深而亮棕色的鸽子似的小眼睛。在我记得她的时候，牙齿已经开始在脱落了，头发已近乎灰白，脸色黄黄的，因为她不独操劳一生，而且还生过十个孩子，其中有一个中途死去了。

在我的记忆中，他们那时候虽然全是六十左右的老年人，却永远像一对少年夫妇那样彼此不相让：争着，吵着，相骂着，以至于殴打起来。结果常常是由他们的儿女组成临时“法庭”，评判是非。祖父总是无言地听着，而祖母却常要感到这些“法官”们评判得不合理，要噪骂起来：

“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全是那老东西（指祖父）的坏种子，全偏向他……我用得着你们这些毛芽子来教训我吗？你们说，你们哪个敢说不是从我肠肚里爬出来的？我是你们的后娘吗？啊？”

听凭她的叫或骂，叔叔和姑姑们还是嬉皮笑脸半玩笑半认真地责备她，驳说她。……因此正当她噪骂得很起劲的时候，有时竟能够“噗哧”或是不能自禁地“格格格”大笑起来。嘴里虽然还在骂着，骂着……可是怒气却一股风似的不知飘到那里去了。婶子们也要别过脸



去笑，趁此机会，我常常是一只跳蚤似的滚进她的怀里去，虽然她嘴里还在骂着：

“滚开！小坏种，我一个也不要你们！”可是她已经把我搂过去了。一天的风云到这里算是开始了澄清。

这“法庭”中说话最严正和最尖锐的应该算是五姑和四叔。因为他们是祖父母最小的儿女，五姑那时还没出嫁，四叔也没娶亲。至于我父亲或其他叔叔姑姑虽然偶尔也赶上参加这“法庭”，但他们总是看风使舵的，唱唱帮腔，看看祖母不至于真的动怒了，才冷言热语地说两声，否则就笑嘻嘻地坐在旁边不做声，至于婶母们就只有旁听的权利的。

祖父和祖母几乎什么全像是对立的。所有长相，性情，对人的态度，说话的声音……如果说祖父是一个冷静的哲学家，祖母应该是个热情奔腾的诗人。人们虽然尊敬着怕着祖父，但对他却缺乏爱；对祖母却不同了，虽然谁全敢批评她，说她脾气坏，喜怒无常。但全知道她心肠热，全是无隔阂地爱着她。这是个有名的“心慈面软”、“刀子嘴巴豆腐心肠”的人。我的父亲和大姑母就承受了她这体性，在这一点上，我也禀赋了祖母若干这性情。因此在这人生的路上，我也曾遭受了若干的误解和创痛！但是我却一直不愿学祖父那样的人，虽然他爱我胜过所有的孙儿，我也真诚的爱着他，可是我们在体性上是不同的啊！

祖母这是位稀有的勇敢、泼辣、明理、乐观、善于言词的人。凡是我家中一遇到较大的变故或是什么难解的关头，祖父常是避开了，一切的人全走开了，这时的祖母常像一个单枪陷阵的将军似的左冲右突着，直到她杀开了一条血路，或是天下太平了，祖父他们这才走出来，这时候的祖母又将被批评，被嘲弄，……一直到气得她大骂起来。

“你们这群废物东西，就会在背地里说风凉话啊！”因为她过度自负，过于天真地居功……因此她的“功”就常常在“脾气不好”这冷冷的字眼下面，轻轻地被人们给抹煞了。但是下一次她却并不为此而失却了勇气或是灰心。

在祖母九个儿女之中，我父亲是第一个男孩。在他前面还有我的三位姑母。不过她们都出嫁得很早，也不常来往娘家，我对她们的感情很淡薄。她们似乎也不怎样关心我。姑母之中只有四姑和五姑比较关心我，更是五姑，我在十岁以前，在她没出嫁的时候，几乎全是在她的教育、管理和照顾下而长大的。她对我具有着一种母子似的感情。她虽然疼爱我，关心我，但管理起来却很严厉，我并不怕祖母，却



怕她，她也并不打骂我，只是不理我，或是自己去哭了！我从小虽然顽劣得透顶，杀打不怕，但却怕女人的眼泪，更是爱着我的或我所爱的人的眼泪啊！因此我小的时候，很羞耻于和女孩儿们打架或相骂，尽可能我是退让和尊敬着她们的，更是愿意做她们的保护者或为她们服务，以致显英雄在她们的面前，因此吃了苦头也甘心乐意。

我的这条性命，几乎是五姑保存下来的啊！因为听人说，当我母亲吞食鸦片自杀的时候，我正在她的怀里，她准备把我也毒死。大概因为鸦片味道太苦，我不肯吃，而且哭叫着，抹了满嘴巴。正当这时候五姑来了，抱走了我，她并不知道我母亲已经吞食了鸦片和正在企图毒死我，——她那时还只是一位十三四岁的小姑娘。

直到吃早饭，母亲仅仅喝了两口米汤，起身向外走，刚走到房门边，喝的米汤哇的一声呕吐了出来。祖母觉得她吃饭时候脸色不好看，还以为是刚刚哭过，心情不好，这时候才省悟了，大概是吞食了毒物，随着我母亲到她的房里去问：

“媳妇！你吃了什么啦？”

可是我母亲一直到死也没回答过一声，也没说过任何一句话。虽然家人们用尽了所有蠢笨的解毒和催呕的办法——灌狗尿汤、鸭子血……——但是全已无效，因为鸦片吃得太多了，大约到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她就永远和这人世间脱离了关联——她死了！

等到人们从路上把我父亲，——他正去义州城为了代别人担保，去付保证金——赶回来，已经万事停当，只待安葬了。那是刚刚落过大雪的腊月天。

父亲开始哭了！家里人也恐惧着母亲的娘家会来报仇，开始向我那位为母亲保媒的姨夫爷——红眼边杨广元——哀求了，请他代做假见证，去给舅舅家送信，就说母亲是暴病而死的，由他眼见入的殓。因为舅舅家离我家还有百里路，又落了大雪，年关近了，路上常有土匪劫路，舅家也就信以为真，他们却也就没来过一个人。因此我就一直怀疑着我的舅舅对于母亲是否还有一些兄妹之情？这是多么凉薄的人间啊！

出殡的时候，据说我是被穿戴起了小小的白衣白帽，抱在了父亲的怀中，他哭着，一面手执着“灵头幡”，这算代我拿的——在不断的哀凉的鼓乐、喇叭声中，母亲的棺材被送出了家门，被送出了村庄……



第四章 乳 娘

尝读俄国诗人普式庚传记，知道他也是少小无娘，赖保姆扶养以大，这却使我联想起自己的乳娘。她如今应早不在人世了吧，她曾用自己的血，喂养过我将近五年。妈妈死了以后，我的“食粮”来源无着了，一时也雇不到乳娘，这就苦了祖母、五姑、四叔和一位由童养媳身份到我家的二婶母。白天，由五姑和四叔抱着我到每一家有乳儿的女人那里去“赶奶”，那就是等待人家把自己的孩子奶完了，还有剩余的就给我吃吃。在第一家吃不足再赶到第二家……有的时候也常常吃不到，碰了人家的“钉子”：

“你们家，把活活的人给逼死了，有本事就自己把孩子养大起来呀！”

“行行好，可怜可怜孩子，给吃一口吧！”

五姑和四叔要永远向人家陪着笑脸，哀求着。有时本村的奶赶不到了，就把我和五姑骑在驴背上，由四叔赶着驮到附近邻村去。为了吃一顿奶，常常要往返二三十里的路程。他们竟像一对行乞者，挨门询问，凡有带乳儿的人家就去请求。因此本村和附近村庄，全知道我家有一个七个月没了娘靠吃“官奶”的娃娃。当我已经长大到二十多岁，结了婚，入了“讲武堂”，样子已经昂昂然像个男子汉了，可是一到族人、亲朋或邻家去串门，遇到一些比较调皮的嫂子辈，婶母、大娘辈，以至连侄媳妇行辈，她们还要开我的玩笑：

“喂呀呀！如今长得像个人儿了啊！你就是做了‘将军’，我也敢说，你是吃过我的奶长大的呀。”她们还用手比量着我那时候的长短，“……看啊，你那时候只有这么大，这么大……像一只小干瘪猫儿，咪咪地叫……我那时一只奶头奶着我的儿子；一只奶就奶着你……等你做了将军，可不要忘了我的儿子啊！”

这中间玩笑得最厉害的是一位我叫她“牛二嫂子”的人。她的儿



子和我同年，后脑上有个大肉瘤。我们打过架，我在他头上打过一个窟窿。后来又做了好朋友，在一起打过柴……她的丈夫绰号牛奔楼（前额特大的意思），当土匪被官家杀了，后来她的儿子也去做了土匪。从此我就再没见到他。

我那时为了这类无恶意的玩笑，确实常常感到一点窘迫和难为情。更是当着一些年轻的媳妇或姑娘们的面前，我的脸要红了，但又无言可答。我就是吃着众人的奶血长大起来的！因此我一生也不能忘了“众人”。人奶吃不到的时候，我也吃过牛奶，马奶，驴奶，羊奶以至狗奶。

夜间，我由祖母和二婶母给我打浆糊吃，因为柴草不好烧，她们的眼睛总是被熏得流着泪，而祖母还要先把熟了的浆糊吞到自己的嘴里，而后再嘴对嘴的来喂我，否则我就不吃。她因为奶水不足，曾经这样喂过自己十个儿女。到了老年她的全部牙齿动摇而且常常疼痛得几夜和几天！有什么人还敢藐视这样伟大的献身的“母性”吗？为了偎抱我，祖母和五姑她们就常常要穿着被尿湿的棉裤和棉衣，夜间她们要起来三次，为我煮浆糊吃。——这正是东北的“数九寒天”季节啊！——终于找到了一位乳娘。乳娘姓郝，丈夫是个瘫子，她还带来了一个三四岁的女儿。我依稀记得，她身材很高大，有一张长脸，一条长而直的鼻子，脸色很红，两只缠过的半大脚。那时候她大约有三十岁左右的光景。是距离我们村庄有几十里路一所山村的农家女人。自己生的儿子死了，丈夫又不能劳动，就出来做了乳娘。据说她初来我们家，脾气是很大的，一般米饭不愿吃，要吃面和肉，而且吃得很多，否则就说没奶了，或者就不干了。家人为了我，只好一切顺从。慢慢这乳娘竟认真地爱起我来了，不独不再发脾气挑吃喝，后来我到了五岁，已经不该再吃奶了，要解雇她，她竟号啕大哭起来，不愿离开我。不独不要工钱，还要自动为我家做零活，她要亲眼看我长成人！——但她终于被我家解雇了。

当她被解雇那一天，她几次爬上了驴背又哭着爬下来，因为她看见我哭滚在地上（写到这里我不能够再忍住泪了）不让她走，家人们哄我，恐吓我，拦阻我……但我这时却像一只疯狂了的小狼，嗥着，哭着，咬着每只拦阻我的手，抓着地上的泥土……去抱住驴子的腿……我喊叫：“我要‘郝妈’呀！我要‘郝妈’……”

她本来要把我带到她家住几天而后再送回来，可是家人们却不允许。最后她终于被迫着不能不爬上了驴背，她放声大哭了！我在后面